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十一

主编：杨丕祥

韩愈文选

注释·译文·解读

河阳柳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十一

韩愈文选

注释·译文·解读

河阳柳 编著



顾 问

张清华 李国兴 张丙辰

主 编

杨丕祥

副主编

刘荣成 梁永祥

崔思明 马长民

中州古籍出版社

韩愈文化系列丛书之十一

书 名： 韩愈文选注释·译文·解读
编 著： 河阳柳
顾 问： 张清华 李国兴 张丙辰
主 编： 杨丕祥
副 主 编： 刘荣成 梁永祥 崔思明 马长民
责任编辑： 高长文
助 编： 刘 锋 吴艳芬 刘永峰 陈平均

出版发行： 中州古籍出版社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 张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2 年元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元月第一次印刷

中州古籍出版社，IS B N 978-7-5348-2788-4
定价：¥46 元



作者简介

河阳柳，原名刘荣德，河南省孟州市人，1946年出生，1965年参加工作。先后于孟州市从事社教和宣传工作。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某师政治部放映员、宣传干事、师教导队教导员、党委书记等职。曾两次荣立三等功，被军树为学雷锋先进个人。1984年转业到孟州市工作，历任市委组织部组织员、市广电局局长、党组书记。在广电局任职期间，首家在焦作地区开通无线广播和城镇国标有线电视；首家在全省乡乡开通有线电视；被省树为广播电视先进县。1998年退居二线休息，2006年退休。本人酷爱文学，喜欢写作，曾创作出版百万字长篇小说《大唐泰斗韩愈》等。

前 言

韩愈是我国唐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特别是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他辟佛老、扬儒道、改革文坛，发起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华文圣”、“百代文宗”和“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在辟佛扬儒和倡导古文运动中，把齐梁八代的骈文写作技巧与秦汉的古文体式相结合，创作出了震古烁今的新古文，从而使中国的散文文学转轨变型，呈现出崭新局面，不仅彻底铲除了八代文章之弊，开拓了唐宋散文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奠定了中国散文文学发展的基础，而且提出了“道为文本”、和“以文载道”的思想，为当时文章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方向，从而形成了中唐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也使韩愈本人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成为与孔子、屈原、司马迁相齐名的大文豪。

韩愈在文学创作上承前启后、标新立异、博采众长，广摄前人精华，并将其锤炼发展，推向文学颠峰。其文章和学说博大精深，推群独步；闳中肆外、钩深索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折服。一是文章大气磅礴、海立云垂、拔地依天、落笔风雷，若长江大河，波澜壮阔、一泄千里。如《原道》、《论佛骨表》、《送李愿归盘谷序》和《论淮西事宜状》等。二是气盛言宜、辞事相称、清新自然、陈言尽除。一扫齐梁骈文的“浮艳之词”和“迂诞之说”。写大事，举重若轻；写小事，细腻入微。如《祭十二郎文》、《原道》、

《进学解》和《师说》等。三是骈散相间、善美兼具、词致典瞻、屈艳班香。给人以呼之欲出，荡气回肠之感。如《马说》、《送孟东野序》和《送穷文》等。《新唐书》载言：“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在为吴道子的画作“跋”中写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韩愈一生刚正不阿、愤世疾俗、追求真理、改革文坛。他的文章除在形式和内容上溢现出上述三大特征外，同时还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突出特点：一是引经据典、钩深索隐、拨乱反正、标新立异。正如他在《进学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寻坠绪于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如《争臣论》、《原毁》、《原道》和《论佛骨表》等。二是托物言志、诡意谲见、意讽词谐、寓意深远。如《马说》、《龙说》、《进学解》和《送孟东野序》等。三是奇险出新、钩章棘句、层见叠出、构思巧妙。犹如韩愈在他的《送穷文》中所说的那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如《送穷文》、《进学解》、《获麟解》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等。

由于韩愈文章所独具的上述特点，加之古文本身所存在的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特征。使韩愈的不少文章十分难读和不易理解。给普通群众学习研究韩愈的文章、思想和学说带来不少困难。为了进一步弘扬国学，繁荣民族文化，将韩愈和韩学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故特编撰

此书，以享读者。希望能为广大群众和在校学生研究韩愈，阅读韩愈文章提供一个桥梁和纽带。

本书分为四卷，共选载韩愈经典及有代表性文章三十余篇。第一卷为杂著；第二卷为书、序；第三卷为表、状；第四卷为祭文和碑志。每篇文章均以原文、注释、译文、解读四个部分组成。

注释主要参考屈守元、常思春主编的《韩愈全集校注》，宋振庭主编的《当代干部小百科》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等。对历代有几种不同解释的，择选其中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一种；对文章中的多义词，则根据韩愈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择选出较为准确的意思；对过去一些注释不够准确、完整的词语，则通过对照分析，去伪存真，尽量给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力求达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

译文以普通群众和初中以上的学生为对象，力求既保持文章的原意不变，达到准确无误；同时又使其附合现代白话文的特征，达到语言流畅，词简意明，通俗易懂，逻辑清晰。对原文中意思相同的加强语和在语法逻辑上与现代语法不尽相同的地方，适当进行了增删调整，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现代读者的习惯和口味。

解读部分包括文章出处和写作背景，中心思想和内容要点，写作特点和艺术风格等三个方面。在论述中参考并采纳了古今权威学者对韩愈文章的精彩论述和赏析。特别是对张清华先生在《韩学研究》中关于韩愈散文的论述、观点吸取颇多。试图为读者阅读、研究韩愈的文章，提供一个比较通俗、清晰、准确的参考。

由于韩愈文章乃是旷世雄文，既承前启后、标新立异；

又博大精深、閤中肆外。自己一是半路出家，对韩学研究根底不深；二是手边资料不足。在编写质量上受到一定限制，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编写此书虽然是处于一种热情和责任感，但难免有误人之处。希望读者对书中的论述仅作参考为宜；并对书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摒弃纠正。

序

张清华

孟州河阳柳先生的注释、译文、解读《韩愈文选》，有幸作为最先的读者，细读一过，非常高兴。高兴的是他继洋洋百余万字的《大唐泰斗韩愈》出版之后，又有此新著。可见他学识深厚，治“韩学”有成，研务勤恳。我诚望学界多有研究“韩学”的专家学者，更希望韩文公故里及潮州、阳山、袁州多一些热心和研究“韩学”的同志，为宣传“韩愈文化”，研究“韩学”多尽力，多出成果，使“韩愈文化”在孟州、在潮州、在阳山、在宜春率先得到普及，进一步推而广之。这使我想起2005年，在阳山举办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间，阳山县委、政府举办了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其中一个“百名儿童诵《师说》”的节目，这种从儿童抓起普及“韩愈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举措，令人叫绝。河阳柳先生这部文字简洁流畅，平易好懂，原文、注释、今译、解读齐全的文选，不但可以作为青少年和初学“韩学”的读本，亦适合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及教学参考之用。

“一言而为天下法”。自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出，“八大家”之名为大家所肯定，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为大家所共识。韩愈为八家之首，不仅是他时代最早，年龄最长，还在于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就他现

存的文章看，都是古文，这说明他一开始就写“古文”。韩公虽能写“四六骈文”，亦很有功力，如《进学解》一文可证，然他不以迎合时俗和为应付进士考试而写“时文”。他不像柳宗元、欧阳修那样性格融通，为考进士，得官职，先务“时文”，得到官职，有了衣食之具后再务“古文”。故他一考再考，文章写得再好，亦不中试官之眼，总是落第：可见韩公性格执着于“古文”，终生不渝。他贞元八年（792），年25岁，中进士时，就提出“修辞以明其道”的主张，举起了古文革命的旗帜。并陆续写了不少优秀的古文，为提倡“古文”树立了范式。团结一批热心“古文”的志士，培养和组织了写作“古文”的队伍：一个新兴的“古文运动”蓬勃展开了。李翱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且享誉贞元间，故“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宋人欧阳修等人讲到中唐“古文运动”时，称“韩李”，不称“韩柳”。后世称“韩柳”者，是因为宗元文章写得好，差可与韩愈比肩所为，非为宗元与韩愈一同发动和领导“古文运动”使然。宗元是在韩愈的号召和创作影响下，于元和初被贬永州后，才开始致力于“古文”写作的。大约在元和三年（809）才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已经比韩愈晚了十五年之久。所以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旗手是韩愈，不是宗元。韩愈位居唐宋八家之首，不仅是年长于宗元，更在于他所处的领袖地位和旗帜作用。故韩愈创作的“古文”，就成为唐宋散文乃至如今散文写作的范式。宋人魏了翁所谓“韩愈一言为天下法”，就成为文坛的共识。

这使我想到近年孟州印行的大型文学期刊《韩愈文

化》、《文学原创》，上面不仅发表了外地学者、作者的文章，特别是散文、诗歌、小说。其中不少是孟州的作者，如王夏、党玲芬、孟璞、李霞、张丽媛，及小作者白映溪；还有一些我所熟悉的老朋友杨丕祥、汤林尧、耿则论、刘群、宋志道、郭云德、马久智、刘荣德等，此外，还有不少我不太熟悉名字的同志。孟州不但在本地外地为官的人多，本地和在外的文化人亦多多。我希望在韩文公这面“文化大旗下”，孟州出更多的文化名人，以至于像韩文公那样的“泰山北斗”。若此，希望大家多读韩公的诗文，仔细咀嚼那些诗文，不管喜欢不喜欢他的人为啥都向他学诗学文？我常读文学史，也接触许多诗文家的作品，能留在后人脑子里，为写诗文的人效法的，非众生芸芸，而是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今亦然。我写文章，大到专著、一般论文，小至评点，多不写细纲，构思出灵感后，随意挥写，当行则行，当至则止。于诗，非我所长，有所感时，偶一为之，不大用心，因多务压身，很少费心推敲，故送省市几个诗词刊物，虽有时忘记署名，他们也会看出来是我写的“不诗之诗”，所以，随意挥写、“不诗之诗”，就成为我的诗文个性：这大概是我学韩公、研究“韩学”半生来，无形中受韩公影响吧！我以为，诗文无论写得好坏，都要注意有自己的个性。因此，我希望孟州“韩愈文学院”培养作家、诗人时，特别是年轻同志写作时，都要像韩公那样注意培养各自的诗文个性。

韩派诗文家很多，且都享誉中唐，影响后世。之所以称为“流派”，首先在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艺思想基础：即“推陈出新”。正因为他们都立志创新，共举“创新”之旗，更在于他们在“创新”的思想指导下，各

自走各自的路，创造各自诗文的独特个性。如文，都是学习韩文，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李翱走“雅正”一路；皇甫湜走“奇瑰”一路，都成为后世该派的领军人物。诗也是这样。“郊寒”、“岛瘦”，已为大家熟知。李贺诗上学杜甫，近学韩愈，从奇崛出，却在“奇瑰”上用尽心力，创造了诗的独特个性，称为“长吉体”，郊、岛、贺三人之诗，晚唐至宋均有效法者，成为“流派”。卢仝、马异、刘叉都尚“怪”，以怪出新，然卢仝怪在多幻境，马异怪在平中见奇语，刘叉则狂傲里出怪辞。愈、郊、贺、岛不说，即如卢仝、马异、刘叉等，虽诗不多，却比那些写诗多，或存诗多的人名气大，而不为后世忘记。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有自己的诗心、个性。

以上是我读后的联想，或多有偏颇，请同好正之。

2011年2月19日，元宵节后3日于郑州百花书屋

（张清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
曾编著出版《韩学研究》、《韩愈大传》等多部
作品。）

韩愈情结——共同的文化符号

张丙辰

(代序)

河阳柳先生托人送来一沓书稿，附信一封，言辞恳切。大意是同属韩愈故里，孟州老乡，有弘扬儒学、光大先贤之责。作者历时数载，精编细选，编译出《韩愈文选》一书，恳请拨冗为序云云。

先生之热忱令我感动，但嘱我作序，却使我无任惶恐。平生阅历有限，读书不多，挤牙膏似的一些报章文字也未能超出业余水平。尤其是接过书稿，浏览一过，更是战战兢兢。原来先生之作，乃是关于韩文公名篇的译著。书中所录皆旷世雄文，篇篇经典，千百年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大多数篇目世人熟能成诵，深入人心，凭我那三脚猫的功夫怎敢强作解人、褻渎圣明？

但我和作者一样，说自己与韩文公有同乡之义，却绝不是高攀。

我的老家在黄河之滨。古道荒村，那是大平原上一个相对偏僻的村落。几十年前的大气质量异常清新，站在东部平原的田畴阡陌上，可以远望三十里外西部岭区上空的如火流霞。但是现在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了。我家族中的长辈算的上是乡里的文化人，常常带着敬仰的口气，指点着林木蓊郁的西岭剪影，说那里是韩文公的陵寝。在那松

柏荫荫处长眠着一位不屈的忠魂。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崇敬多于夸耀；自豪略带惋惜。烟锅明灭的微光映照着刻满沧桑的面庞，可以分明感觉到一种无奈的伤感和悲悯。

但对当时饥肠辘辘的田舍郎来说，这种悲悯情怀明显带着不合时宜。庄稼汉们不会对这位韩老爷有多深的了解，而自己幼年的心里也顶多是种莫名的尊崇。韩氏后裔并未在乡间平常的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斯文，也不享有乡邻们特殊的尊敬。刚刚启蒙的文公情结，很快在岁月更替中淡化以至消隐。直到有一天，街上突然传来敲锣打鼓和口号声——这是文革十年中最常见的场面，一个面容清瘦带着纸糊高帽的年轻人被反剪双手从街上走过。我从大人们窃窃私语中听出，这被批斗游街的青年是文公后人，才智英异，因乱提意见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站在低矮的屋檐下，目送污辱斯文的队伍在秋风中远去，理不清韩文公及其后人屡屡犯上的奇怪原因。

十年浩劫结束后，大地春回。我考上了新乡师专读中文。古代文学史和古典作品中，都以浓墨重彩突显着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伟绩。从而知道了韩文公在中国文学史上难以超越的历史地位。他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其道德文章，垂范后世，影响深远。我惊异于在这荒草离离的乡间之间，竟崛起了一位彪炳千秋的文学巨人！

但真正知道并震惊于韩文公深远影响的，是在1985年。

这一年年初，在广东汕头市召开了国际韩愈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确认了韩愈的祖籍在孟县

(今孟州市)。从而结束了文学史上千百年来的韩愈籍贯之争这桩公案。对于儒风深厚的孟州古县，这确实是一件欢天喜地的重大事件，为当时盛行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提供了一个绝好载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在四月二日这天举行了隆重的韩愈墓挂匾仪式，声势隆重，盛况空前。生前蹭蹬的韩文公在一千余年后备极哀荣：当地几个大村的韩姓人抬着集资制作的金字大匾，一路鼓乐高奏，绵延数里不绝，有一大村的韩姓人竟分乘七辆卡车。黄河彼岸的韩氏后裔也闻讯赶来，寻祖认宗。加上来自四乡的看客、吊客和香客，足有四万余众。为争韩氏正宗，分村而居的后裔们动起了拳脚……

后来，我写了一篇杂文《鼓乐声中的遗憾》，发表在当时的焦作日报文学副刊上。文章中有几句话至今引为得意：“确认先哲的籍贯，不是为了三跪九叩，添张供桌，让善男信女把心迹寄托；也不是为了建座庙堂，香炉常设，让忠臣孝子贴金粉塑。千百年前，韩文公挥动如椽大笔，播云布火；今天，开放的古国需要韩愈精神的光热……。”至今读来，尤感自己是仗义执言，替圣哲出头数落那些后世子孙出乖露丑的不端。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杂文，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山作，是收在我的第一本杂文集里的第一篇作品。

近十年来，渐入老境。世路如今行惯，此心到处悠然，生活工作相对安定，我对韩文公的经典作品又重新来读，特别是对《古文观止》中选入的那些名篇重新背诵，感觉自有别趣。古人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盖以阅历之深浅，证

所得之深浅耳。”韩文公之杂文曲折回环，丝丝入扣，论证严谨，笔力遒劲。韩文公之散文，文情并茂，哀感顽艳，《祭十二郎》一文，如杜鹃啼血，声声动肝肠；韩文公之章表书记，布局周密，文气沉雄，……。读到忘情处，不禁击节称赏，极尽摇头晃脑之能事。韩文公对各种文体均臻至善之境，史称之为泰山北斗，绝无虚传，当之无愧。

“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跨越了一千多年时空，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如何去感受大儒的博学宏词；如何去解读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如何汲取儒家正统思想，济世经邦，富国安民？这些都正在成为文人们关注的焦点。到新华书店的书架前浏览半个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些阐发经典的书籍是如何的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你在惊叹现代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一些市侩文人谋利取巧的机心。但是，正因为心地不纯净，动机上含有杂质，那些花里胡哨的印刷品无论是在内容选编、版式设计、文章选读等方面，都带着毫不掩饰的急功近利，无论是选本的质量和思想性都不敢恭维。

但是，我要说，从一个酷爱经典、热衷读书的平常读者眼里来审视，河阳柳先生这册《韩愈文选》，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经典选本。他没有造作，不含机心，不带任何铜臭气。而是凭着自己对韩愈作品的深刻研读和理解，来诠释经典，启示人心。我感到，它有三个特点：一是选编得当。在韩愈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编了三十余篇，按不同文体分为四卷。入选篇目，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二是注译精确。作者旁征博引，力求对每一个词句的解释都确

切精准，符合原意，充分体现了信、达、雅的译作原则；三是解读精要。这是作品集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也是对普通读者很有意义的内容。作者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要言不烦，启迪慧心，使读者在对古代经典的品读中，忽然拨云见日，灵犀顿开。我感到这部著作本身，素面朝天，本色家常。不以权威唬人，不以诡异吓人，不以花哨欺人，不以陷阱诞人。既得为文之正道，又合文公之雅意。是切近读者所需、现代出版市场不可多得的一本经典选读著作。

行文至此，夜已深沉。取过文稿再行翻阅，对河阳柳先生油生敬意。官至局长，人到花甲，正好含饴弄孙，乐享天年。先生却甘愿独对孤灯，坐残冷月，斟词酌句，终将一册《韩愈文选》译注成书。此等大志向、大境界、大贡献，心志浅薄者决不能为。我与先生虽未有一面之识，但尊奉先贤、弘扬经典的志趣都源出一脉。韩愈情结，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符号，是彼此沟通的语言密码，作为同路人，河阳柳先生这种执着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010年9月于山阳

（张丙辰，河南孟州市人。曾任河南省焦作市教育局局长，现任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先后创作出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